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論衡卷第二十二

王充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
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
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
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
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
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
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徒延所鼓也曰師
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
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
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
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
手旣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

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

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
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
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
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
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
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君滅二卿夫罷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
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
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
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
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
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
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
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
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告諸子曰吾藏
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旣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
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
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
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
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
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
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
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
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
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
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
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
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平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颶風也颶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颶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

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

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

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
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
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
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
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